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Madonna
Prostitution, Feminist Theory, and Ambivalence:
Notes from the Sociological Underground
Girls with Guitars and Fringe and Sequins
and Rhinestones, Silk, Lace, and Leather
Home Teams
Late Capitalism, Black (Re)production,
and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先锋译丛 9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俗文化透视

先锋译丛 9

俗文化透视

主 编 王逢振

副主编 史 建

汪民安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208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俗文化透视/王逢振等编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1

(先锋译丛: 9)

ISBN 7-80563-945-0

I. 俗… II. 王… III. 大众-文化-研究 N.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6582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荣长海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办公室)

(022) 23003323 (发行科)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26 千字 插图: 19 幅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经过整整一年，“先锋译丛”第四辑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欣庆之际，又有些惶恐。虽然前三辑大部分得到读者的厚爱和鼓励，但我们也听到一些意见和建议。因此在第四辑的运作过程中，不得不格外用心改进。然而文化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想以较少的篇幅为读者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在选题方面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不过我们仍然坚持最初的设想，尽可能提供新的和好的东西。

这辑包括两本，一是《视觉潜意识》，一是《俗文化透视》。为什么侧重这两个主题呢？我想应该从社会文化来考虑。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在后现代时期，电脑和电脑空间使文化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主体一天会受到上千个形象的轰炸，开始经历一种极其不同的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一种极其不同的与存在以及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在这个新的阶段，文化本身的领域已经扩

大，并开始与市场社会相联系，其方式是文化不再局限于以前传统的或实验的形式，而是完全通过日常生活本身被消费，包括购物，职业活动，各种常在电视上出现的休闲方式、为市场生产以及对那些市场产品的消费，等等，实际上包括日常生活最隐蔽的角落。

在这些条件之下，审美注意力会转移到观察和感知本身，放弃先前组织它的客体并返归到主体性，好像由此它会提供一种随意而范围广阔的对感觉的体验，包括感觉资料引发的情感和激奋情绪。但这并不是以任何主动的方式对身体的某种恢复，而是将它转变到某种被动多变的“记录”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世界可感知的部分在永恒的矛盾当中时断时续，甚至变成一种潜意识。《视觉潜意识》收集的文章，正是以形象所体现的内在逻辑反映了这种变化。

通俗文化是今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里，由于媒体的快速发展，通俗文化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受到一种张力的驱使，一方面是恢复或强化通俗文化的愿望，把通俗文化作为人民大众的表达，或者让边缘群体的文化发出应有的声音；另一方面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由意识形态强加的东西，作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构成。一方面，研究通俗文化的关键是联系普通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与精英主义者所称的文化相对立；另一方面，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力图说明人民大众如

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通俗文化研究就是要探讨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或以什么方式可以利用文化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成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人们的生活选择受到无法控制的文化力量的限制。《俗文化研究》选译的文章就是以这种考虑为根据的，包括乡村音乐、篮球比赛、麦当娜现象，以及对性交易的文化分析。

关于性交易的文章我想稍微啰嗦几句。古今中外，妓女现象一直存在。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就我国而言，明清时期甚盛，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一直存在。只有从新中国成立到 80 年代，妓女曾被彻底消除。最近一个时期，虽然政府不断组织力量，进行“扫黄打非”，对卖淫嫖娼严厉打击，但从报刊报道来看，却仍然相当猖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为什么五六七十年代能销声匿迹？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有社会原因，经济原因，但文化原因恐怕也不能忽视。对国外的研究我们可以持不同意见，甚至可以反对和批判，但若采取辩证的态度，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最后我想说明，本辑两本书的文章均选自学术刊物和学术著作，可谓大雅大俗。研究的对象是常见的社会文化现象，甚至是大俗的现象，但文章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却体现了当前文化研究的理论阐述。这些文章有着

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既有当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透视，又有与传统相关的环境和审美语境。在前三辑中，我们已经涉及到文化和媒体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但像这辑中论及的运动、音乐、前卫艺术、麦当娜乃至性交易等问题，在当前我国文化研究中却是最新的东西。我们期望读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汲取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对其中的不当之处进行批评和匡正。

王逢振

2001.12.8.

目 录

前 言

王逢振 1

对麦当娜谈什么？何时谈麦当娜？

帕米拉·罗伯森 1

卖淫、女权理论及其之间的矛盾

——社会学暗访手记

林恩·莎伦·乔赛 44

吉他女郎

——缘饰、装饰片和莱茵石，丝绸、花边和皮毛

玛丽·A. 巴夫瓦克 87

主队

迈克尔·奥瑞阿德 147

晚期资本主义、黑人(再)生产和职业篮球

吉坦加利·马哈雷耶 191

对麦当娜谈什么？何时谈麦当娜？

帕米拉·罗伯森

李书春 译

自从十多年前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和音乐录像问世以来，麦当娜一直是娱乐界历史上最受公众争议的人物。她曾使无数杂志的封面增光添彩，这些杂志包括《名利场》、《滚石》、《财富》及《国家评论》。她还成为全美报刊评论和社会新闻栏目的固定谈话对象。她曾多次出现在访谈节目之中，包括1990年那次令人难忘的与福里斯特·索伊尔共同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午夜漫话”节目，以及后来两次臭名昭著地出现在大卫·莱特曼的

“深夜”节目中。她曾是本周电影电视节目和一部专题片长度的文献片《真实还是挑战》的特约嘉宾（该节目的前部分是朱利亚·布朗的一小时有线电视滑稽模仿，另外半小时是对电视节目《花》的滑稽模仿）。除了大量有关麦当娜的传记、画册及她自己所撰写的《性》之外，还有一本麦当娜连环画册，一本有关女人们对麦当娜的梦想的书，甚至还流行着一本《我憎恨麦当娜》手册。¹正如她在大众媒体上一样，麦当娜的名字在学术评论界也是无处不在。在 80 年代中期，她已经成为许多学术论文谈及的话题。到 1993 年，已有三本相关论文集出版，其中一本所收集的全是有关麦当娜的著作《性》的论文。这三本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对麦当娜的研究已成为美国媒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²

正如史蒂文·安德森在 1989 年就已经指出的那样，大量围绕麦当娜的辩论涉及到了当代社会本质的方方面面：

麦当娜声望的浪潮已淹没了她的所有敬仰者和诋毁者。一度是有血有肉的超级明星，现在对自己已经成了一种形而上学。不是因为她没有感情、欲望或脾气，而是因为她的“存在”已变得如此无法用语言表达，使那些旧的争议——如她是否流行歌曲女神的化身？万人倾慕的靓女？——大部分不再相关。惟一留给人们考虑的是麦当娜在公众心目中

所产生的共鸣。无论喜欢与否，麦当娜已成为我们的思想宝库。她的思想涉及到声誉、金钱、性、女权主义、大众文化甚至死亡等主题。³

安德森认为，那些有关麦当娜的旧的争议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其他问题的思想“宝库”，她在公众中的“回响”仍不时地重现那些争论。例如，社会各阶层都盛行着一些对麦当娜的看法，为了就此开玩笑，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珠宝大盗》里，珠宝盗贼们争论《宛如处女》是否探讨的是女性的欲望。同样，在哈尔·哈特雷的《单纯男人》里，普遍说话精炼的剧中人物深入地讨论麦当娜的自我利用是不是滥用。在学术界，女权主义者探讨麦当娜是代表滑稽模仿还是拼凑，是从本质主义的健康摆脱，还是对传统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事情的摒弃。麦当娜的明星文本的构成产生于一种镜厅效应：媒体的注意促进了学术话语，学术话语反过来又促进了媒体话语，最终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麦当娜”的组成部分。文化批评家不是问“大众文化是否可以批评社会？”或“今天女权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而是问“麦当娜是万人倾慕的靓女，还是滑稽模仿评论之女王？是流行乐的女神再世还是艺术家/挑唆者？”

如果麦当娜是我们可以获得有关“声誉、金钱、性、女权主义、大众文化，甚至死亡”的思想宝库，这些思想首先通过学术界和媒体对性别模仿的政治有效性和对

反面典型人物如何把握的讨论而得以传播,简而言之,麦当娜所引起的“争议”重复着关于粗俗文艺的价值和感染力的争议。例如,1993年2月号的《纽约人》中的一篇文章称:“多亏了麦当娜,粗俗文艺才得以挽救。”⁴该文章对一次穿异性服装的演出进行了简评,并宣布“跳异性舞”再也不具有颠覆性,因为麦当娜“已揭开了所有秘密,将越轨变成了主题公园”。一方面,该文章表明了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粗俗文艺话语的声望和易于接受性——与异性服装文化现象的主流化相关,其主要象征包括受到高度渲染的《哭泣游戏》的“秘密”,电视片“女王”鲁保尔的流行,《巴黎战火》、《风尘三绝》的深得人心,以及麦当娜在她的电视片和巡回演出时异性服装和时装表演舞的运用。另一方面,通过把对粗俗文艺的状况如此急促的评价附加于能指“麦当娜”身上,该文章还强调指出,麦当娜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已成为异性模仿、滑稽模仿和女性模仿的惟一创始者。

显然,并非麦当娜发明了女权主义的粗俗文艺,她也没有使女权主义的粗俗文艺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麦当娜现象的公开秘密,就是它和她都是极为无趣,更无独创可言。正如罗素·贝克中肯的评价所言:“麦当娜不是文化精英……对雅皮士来说,她就是麦·韦斯特。”⁵她所进行的女性模仿和性别滑稽模仿同 20 世纪 30 年代韦斯特的模仿极为相似。韦斯特模仿的是 19 世纪滑稽歌舞杂剧和女性模仿,像韦斯特一样,她注

重她与美籍非洲人及男子同性恋文化之间的联系。她的穿异性服装表演及异性模仿表演剧可以追溯到女性同性恋的偶像黛德丽和嘉宝。她主演的《男孩玩偶》和《物质女郎》使人们早已熟悉的对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无数以色相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的模仿得以复兴。但是，任何对女权主义粗俗文艺的分析，若忽略了麦当娜在把粗俗文艺带入跨国消费社会的最前沿中所起的作用，都将是不完整的。在试图将麦当娜定位于持续发展着的女权主义粗俗文艺传统的同时，我想说明，麦当娜同先前女权主义粗俗文艺的不同，包括同韦斯特的不同，与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粗俗文艺含义的变化有关。正如贝克所指出的那样，麦当娜不仅仅是麦·韦斯特，而是雅皮士心目中的麦·韦斯特。如果说自从韦斯特以来粗俗文艺的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那么所变化了的则是粗俗文艺所产生的背景，它的消费方式，以及它的消费群体。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粗俗文艺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使其变成一种更加公开、更富于大众感性和一种主流的时尚。第一种变化是粗俗文艺公开承认搞“同性恋”和“异性恋”，它实际上首先等同于通俗艺术，然后是后现代主义，并与桑塔格的文章发表巧合。第二种变化是较近期的一种公开政治化了的粗俗文艺和激进的异性模仿，这可以追溯到石墙酒吧事件和 20 世纪 70 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之后同性恋者所改变了的地位，以及

80年代艾滋病和“同性恋”政治的兴起所带来的复兴。

第一种主要为异性恋的通俗艺术，或后现代派的粗俗文艺风格，它适用于整个麦当娜的职业——她非凡的自我推销，她不断变化着形象，和她对往日电影的迷恋。第二种是更明显的同性恋和政治风格的粗俗文艺，它主要源自和麦当娜与同性恋文化的明星关系，特别是源自与穿异性服装和时装表演舞，以及她公开表示与男子同性恋息息相关，与女子同性恋的调情，还有她从事的救助艾滋病患者的慈善工作。在本文中，我将通过麦当娜的明星文本，详细探讨粗俗文艺的这两条发展轨迹。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部麦当娜的职业生涯发展史，而是运用她作为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来透视20世纪60年代后的粗俗文艺。特别是，我探讨有关对麦当娜的争论是为了探讨人们对粗俗文艺的争论，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这场争论将对我们了解当今粗俗文艺的地位有什么启示。

靠粗俗文艺赚钱：粗俗文艺、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

苏珊·桑塔格的《“粗俗文艺”随笔》于1964年的发表给普通老百姓传播了粗俗文艺，并引起了像《时代》这样的著名出版物的注意。尽管桑塔格视粗俗文艺主要为男子同性恋的行为，但围绕《“粗俗文艺”随

笔》的宣传使粗俗文艺获得了异性恋的价值感觉，促使保罗·鲁德尼克和科特·安德森开始称“异性恋粗俗文艺世界”为同性恋文艺。根据鲁德尼克和安德森的说法，“美国最严肃的妇女认可了一种当时主要是属于同性恋和男性的愉快而反常的感受”；“桑塔格的文章就像是一位母亲写给一整代有天赋的孩子们的一封令人激动的、威力无比的谅解信：敬启者：我同意约翰尼观看电视和阅读杰奎琳·苏珊的书。”⁶在笼统解释粗俗文艺鉴赏力方面，桑塔格当然是立了大功，是她让异性恋者熟悉了这一术语。另外，通过使粗俗文艺成为一种严肃的研究对象，桑塔格为20世纪70年代同性恋知识分子——包括理查德·戴尔，安德鲁·布里顿和杰克·巴巴西欧等开辟了粗俗文艺论题研究之路，这些知识分子经常与她的特性描写展开辩论。⁷

但是，桑塔格的影响不能与她的文章发表的语境——通俗艺术——分离开来。正如安德鲁·罗斯所指出的那样，通俗艺术明显地不同于粗俗文艺，因为粗俗文艺是少数精英的“内在”欣赏，而通俗艺术则“应该声明，日常文化流行具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语言进行交流”。⁸然而，通俗艺术使欣赏本身的问题成为了问题，它拒绝接受基于文化判断行为之上的杰出人物的过去和认为物体具有内在美的价值观念。通俗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为粗俗文艺欣赏的主流创化造了条件——使粗俗文艺的民主精神合理化，打破了高低

界限，而使大多数观众都能够接受。在奇异的扭曲中，粗俗文艺的欣赏变成了主导性准则。粗俗文艺不是公开的崇拜性鉴赏，而是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欣赏——一种出于纯商业主义的欣赏——一种毫无内疚感的快乐。

通俗艺术，从最广义上讲，也是后现代主义概念最初形成的语境。脱离了这种建构的语境，“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总的来说只能是一个不明确和不稳定的示意词，正如安尼·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那样，主要由于它的大量被使用而得以解释。⁹一方面，该术语作为一种历史性标记，把当代社会的技术爆炸、大众媒介的分裂和全球化以及信息获得的加速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该术语的广泛含义包括各媒体风格的交流，以及关于该时期和它的文化主体的理论。考虑到其符号学意义上的不稳定性，有些人倾向于彻底放弃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但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各种价值需要被认可，而且作为目前文化潮流的一部分，也应该加以解释，因为它影响着当今有关粗俗文艺、滑稽模仿、庸俗艺术的概念——和麦当娜的话语。

安德里亚·胡森指出了罗伯特·文丘里的极富影响力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有关区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艺术的最有说服力的文件之一）和20世纪60年代通俗艺术易感性之间的联系：“作者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通俗艺术与高度现代派绘画经典的决裂和通俗艺术对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语言的不加批评的接受作为他们著作的灵感。

拉斯维加斯的风景对于文丘里和他的同事来说，就像麦迪森大道对安迪·沃霍和连环画与西部故事对雷斯莉·菲德勒一样重要。”¹⁰文丘里对拉斯维加斯风格的颂扬使新粗俗文艺的易感性更加强调讽刺性，“这样就把结构推上了其自身窃笑的迂回路”。¹¹于是，不再是滑稽模仿的讽刺性粗俗文艺，便开始等同于后现代的模仿艺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绝妙地将其称为“空虚的滑稽模仿”。¹²

如果粗俗文艺喜爱的主流派代表了一种革命，那么这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搬上了电视屏幕并适于电视播送。大量异性服装舞会、时装表演舞、有异性装扮癖的人，以及其他“同性恋”的公众话语，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出现在费尔·唐纳休、奥拉·温费雷及其他人主持的脱口秀节目之中。同时，一种集中于电影轶事、播送“我们喜爱的糟糕电影”、经典好莱坞影片、以前经常上映的旧片以及午夜电影等粗俗电影节目，在美国各地地方电视台经常播放，甚至TNT这样的有线电视台也加入了播放的行列。电视使新一代观众可能看到伯克莱的音乐剧，历史上粗俗文艺代表人物韦斯特，以及像玛丽亚·蒙芝一样的风靡一时的人物，从而为粗俗文艺和桑塔格的作品同时再度兴起提供了新的语境。

电视不仅仅为20世纪60年代后粗俗文艺的“盛行”起到了媒介作用，而且它本身好像已成为粗俗文艺鉴赏最可靠的参照点。正如保鲁德尼克和安德森所述的